

考/证/铤/接

《老残游记》中的山河美景

■骆洪宾

刘鹗, 谱名震远, 原名孟鹏, 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鄂, 字铁云, 号老残, 署名“鸿都百炼生”。祖籍镇江丹徒, 寄籍山阳(今淮安), 生于清咸丰八年, 卒于清宣统元年。他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 但无意仕途, 致力于算术、医学、文学、水利等实际学问, 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等。52年, 是这位晚清一代奇人的人生长度。

一本《老残游记》, 就是一部晚清社会史。该书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成就。严复说: “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王国维说: “不意中国亦有此人! 可与英国最高水平小说平行。”林语堂说: “文字之机趣, 描写之生动, 有眼人自会辨别。”鲁迅说: “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 或尤甚于赃官, 言人所未尝言, 虽作者亦甚自喜。”

《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 是一位名字叫老残的走方郎中, 四方游历, 写下了一路上所见所闻的风物人情、贪官污吏、宦海浮沉、百姓困苦。细读之下, 我很喜欢书中描写的山河景色, 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蓬莱”作为海上神山的名字早已经传开了, 蓬莱阁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 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 其“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和“海上蜃楼”的绝世奇观

享誉海内外。《老残游记》的故事, 便从这里开始了: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 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 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 珠帘卷雨, 十分壮丽。西面看, 城中人户烟火万家; 东面看, 海上波涛澎湃千里。”短短数语, 蓬莱胜景一下子就跃入了人们的眼帘。蓬莱阁我去过一次, 可惜写不出这么美的文字来。

老残离开了登州府, 向西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那个年代, 交通不发达, 道路崎岖难行。书中交代“上车去了”。我想, 一定乘坐的是骡车。登州府到济南府, 有近五百公里的路程。以骡车日行夜宿的速度来看, 可能要行走好多天, 一路颠簸的辛苦可想而知。途中的情景如何呢? 书的第二回中写道: “一路秋山红叶, 老圃黄花, 颇不寂寞。”寥寥数字, 写了秋天的风景, 又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犹如神来之笔。

济南府是名城古邑, 有“泉城”之美誉, 自然风光优美, 人文景观很多,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是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文人墨客至此, 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美文。此时的老残, 还没有听到和看到贪官污吏的桩桩劣迹, 也没有真正体验到民间老百姓的种种困苦。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的心情自然是不错的。于是, 怀着一种愉悦的心

情, 游走在济南府的山水之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山河大美的词汇烂熟于心。一边走, 一边看, 大篇幅地写景抒情, 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处处美不胜收的世界。

“到了济南府, 进得城来, 家家泉水, 户户垂柳, 比那江南风景, 觉得更为有趣。”老残观察入微, 惜字如金, 用“家家泉水, 户户垂柳”八个字, 就写出了这座城市的特点来, 让人拍手叫绝。江南他一定是去过的, 否则也不会有此比较, 说明他游历甚广。

第二天的午后, 老残一个人步行至鹊华桥边, 雇了一条小船, 荡起双桨, 悠悠地向西边荡去。在铁公祠前, 书中写道: “朝南一望, 只见对面千佛山上, 梵宇僧楼, 与那苍松翠柏, 高下相间, 红的火红, 白的雪白, 青的靛青, 绿的碧绿, 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 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 做了一架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赞不绝, 忽听一声渔唱, 低头看去, 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 显得明明白白, 那楼台树木, 格外光彩, 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寺还要好看, 还要清楚。”老残置身于此, 先仰望, 后低首, 一座千佛山, 山水交融, 宛若一幅画。

山的景致写完后, 读者还沉醉在其中时, 另一处风景又接踵而来: 这湖的南岸, 上去便是街

市, 却有一层芦苇, 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 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 好似一条粉红绒毯, 做了两个山的垫子, 实在奇绝。

在济南府的日子里, 老残以游玩为主, 还对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有过描写, 举一为例: 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 在大池之中, 有四五亩地宽阔, 两头均通谿河。池中流水, 汩汩有声。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 从池底冒出, 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

离开济南府后, 老残去了曹州府、东昌府、齐河县等地, 对山河美景均有描写。

老残来到淮安城内投亲戚, 住在他姊丈高维家中, 《老残游记》中这样写的:

住在淮安城内勺湖边上。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 风景倒十分可爱。湖中有个大悲阁, 四面皆水; 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 红栏围护; 湖西便是城墙, 城外帆樯林立, 往来不断。到了薄暮时候, 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 挂着通红的夕阳, 煞是入画。

没有来过淮安的人, 从这一段文字中, 你也能感受到这座古城内外的迷人风光。

一边了解晚清时期的百姓困苦, 一边领略祖国的山河之美, 这就是《老残游记》的一种魅力所在。

民间/传/说

吴棠与高桥的故事

■马培荣

高桥原来是盱眙县的一个乡镇名, 1958年为高桥公社, 改革开放后改为高桥乡, 2001年合并到马坝镇改为马坝镇高桥社区。说起“高桥”名称的由来, 原来是因一座桥的名字而得名。说起这事, 还有一段故事呢。

古时候, 从盱眙通往蒋坝、淮阴方向有一条大路, 那时候没有三河闸, 洪泽湖也没有这么大, 经过万斛、黑林、董家桥, 跨过三河就可以到达蒋坝。在万斛附近要经过一条大涧, 横跨大涧上的一座石砌拱桥, 上可行人过车, 下可通船行舟, 因桥面最高隆起处距离桥下水面足有一丈多高, 故称为“高桥”。后因年久失修, 拱桥坍塌, 无法行走。每逢大雨, 涧水猛涨, 更是无法通行。有一次, 住在石桥附近的一个学童在上学经过石桥时, 被洪水冲走。他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 天天扛着一块门板, 守候在石桥旁边, 说是在等儿子回来。见到有人过桥, 就把门板搭在破损的桥墩上, 好让人踏着木板通过大涧。就这样, 不知不觉过了许多年, 当年那个年轻的妈妈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可她一直这样守候在桥边。

话说到了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 正赶往京城大考的盱眙三界举人吴棠经过此地, 正想过涧, 却见涧水汹涌, 又无板桥, 正急得犯难。这时, 那位好心的老婆婆又扛着门板走了过来, 看见吴棠正面对大涧一脸愁容, 便招呼他说: “公子别愁。等我把这门板铺上, 你就可以从门板上过去了!”

老婆婆搭好门板, 吴棠从门板上走过。可又走了回来, 他向着老婆婆深深鞠了一躬, 非常感激地说: “老婆婆, 您老真好! 我得如何感谢您呢?”说着, 掏出银子来答谢老婆婆。

老婆婆摆摆手说: “帮人解围是为善, 岂为图报? 这银子是万万收不得的。你要是有心, 以后帮助把这座桥修好, 我的儿子回来也不会掉到涧里, 来往的行人再过此桥也就不愁了。”

吴棠不解, 便问站在旁边的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对吴棠说: “当年老婆婆的儿子就是被涧水淹死的, 他和我同学, 每天要过涧到先生家读书, 有一次过涧的时候失足落水淹死了。那时候我们还不到十岁, 现在我都四十多了。从那时起, 老婆婆在这里等着儿子归来, 还搭桥板帮人过桥, 已经好多年了。”吴棠听了, 很是感动, 连连作揖致谢。他发誓: 若我高考得中, 当上官员, 一定回来把这座破桥修好, 以圆老婆婆的心愿。

多年后, 吴棠还一直记着这件事, 记得这位好心的老婆婆。

后来, 吴棠做了官, 并当上了四川总督。同治七年(1868年), 吴棠特地从四川捎回一笔银两, 吩咐在盱眙三界的家人来到高桥, 看望那位好心的老婆婆。可人们告诉他说, 老婆婆已经去世多年了。吴棠便吩咐家人, 把这笔钱全部捐给高桥, 请地方乡绅察看桥梁, 凡是破损严重的, 全部用这笔捐资重修。

“高桥”重修后, 当地百姓为了感谢吴棠, 准备把桥名改为“吴公桥”。吴棠说: “当年那位好心的老婆婆为民所便, 义务搭桥数十年, 她才是我们值得敬重的人。如果要改桥名, 那就将高桥改名‘婆心桥’吧。”从那以后, 高桥便改称为“婆心桥”。

就这样, 吴棠在高桥还捐资修筑了其他几座桥。在清光绪年修纂的《盱眙县志稿》就记载了4座: 一是高桥, “在县治东三十里。同治七年邑绅吴棠重建, 改名‘婆心桥’”。二是董桥, “董家桥, 在县治东。同治七年邑绅吴棠重建, 改名‘乐年桥’”。三是段家桥, “段家涧大桥, 邑绅吴棠新建”。四是蜈蚣桥。据说这座桥开始叫“吴公桥”, 是为了纪念吴棠修桥的功绩。后来人们叫着叫着就叫白了, 把“吴公”叫成了“蜈蚣”, 把“吴公桥”叫成“蜈蚣桥”了。

人物/春/秋

朱锦和与他的书法

■李坤才 文/图



朱锦和题写的“水渡口”和书法作品



朱锦和先生

在千里运河上的宿迁船闸, “宿迁闸”三个大字, 以古朴厚重、道丽典雅的书风和闸身浑然一体, 引人驻足赞叹。它的书写者, 就是我市著名书法家朱锦和先生。同时期, 他书写的还有泗阳、淮阴、六塘河等六座闸名。

朱锦和先生, 1915年出生, 1982年病故。曾做酱菜生意, 1949年后公私合营在清江酱醋食品厂工作至退休, 曾为清江市政协委员。

新中国建立初期, 淮沭流域新建了多座节制闸, 水利部门向全国征集闸名书写。朱锦和先生以其宽博大气、方正雄健的魏意榜书, 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获得评审团的一致好评, 为淮安书坛赢得了荣誉。据先生讲,

当时征集方要求原大尺寸, 每字五尺见方。没有这么大的笔, 他是把棉花塞进袜筒里, 把纸铺在地上写的。每谈及此, 先生清瘦的脸上流露出满满的豪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先生题写的闸名仍为船闸增添亮丽的风采。

先生祖籍镇江儒里, 系宋代大儒朱熹之后。他出生诗礼之家, 自幼便苦心研读历代名碑法帖。上自秦汉碑刻、钟繇二王, 下至明清墨迹、碑版拓片, 无不精心揣摩, 力学不辍。所以, 他的书法篆隶行草无一不精, 笔力深厚。隶书学“华山”“张迁”诸汉碑, 篆书写“石鼓”及秦诏版, 苍劲古朴, 字越大越具气象。写字贯穿了先生的一生, 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先生反对临死帖, 主张要把帖临活。七分读三分临, 帖读不透, 虽三更灯火五更鸡, 退笔成冢, 终是无用之功。读帖要通过刀锋看笔锋, 不仅要从中钻研各种字形、结构技巧, 更重要的是吸收其笔法和神韵。

先生常说, 功夫在字外。没有文化修养做支撑, 终为书匠。写的字不仅了无生气, 而且还常闹笑话。书写诗文而不懂诗文, 抄写古人诗词文章, 往往对内容还不了解, 甚至有的字还不认得, 错别字经常出现。所谓“从字看学问”, 多读书是滋补书者气质, 进而达到升华书法艺术之目的。

先生晚年人书俱老, 功夫尤深。虽享赞誉, 从不矜矜, 对上门求字者无论初交或是旧知, 均一

一满足, 且不计报酬, 也绝不随手挥毫应酬, 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送给别人。有一次, 作品写好后, 发现印章盖反了, 先生立即废弃重写。他说: “别人来索书, 足见他喜欢书法艺术, 我应该满足他的要求, 绝不糊弄人。印章盖在作品上, 我要对自己作品负责。”

十年动乱中, 他家有极大价值的大批名碑法帖、名家字画被洗劫一空。先生波澜不惊, 诚如他自撰的对联所言: “石压笋斜出, 崖悬花倒开。”他没有向多舛的际遇低头, 对书法前景仍充满信心, 对上门求教者仍热情接待, 向他们讲授书理, 研讨艺事。

先生的辛苦没白费, 当年受教之桃李, 今已结出累累硕果。先生若地下有知, 亦应含笑了。